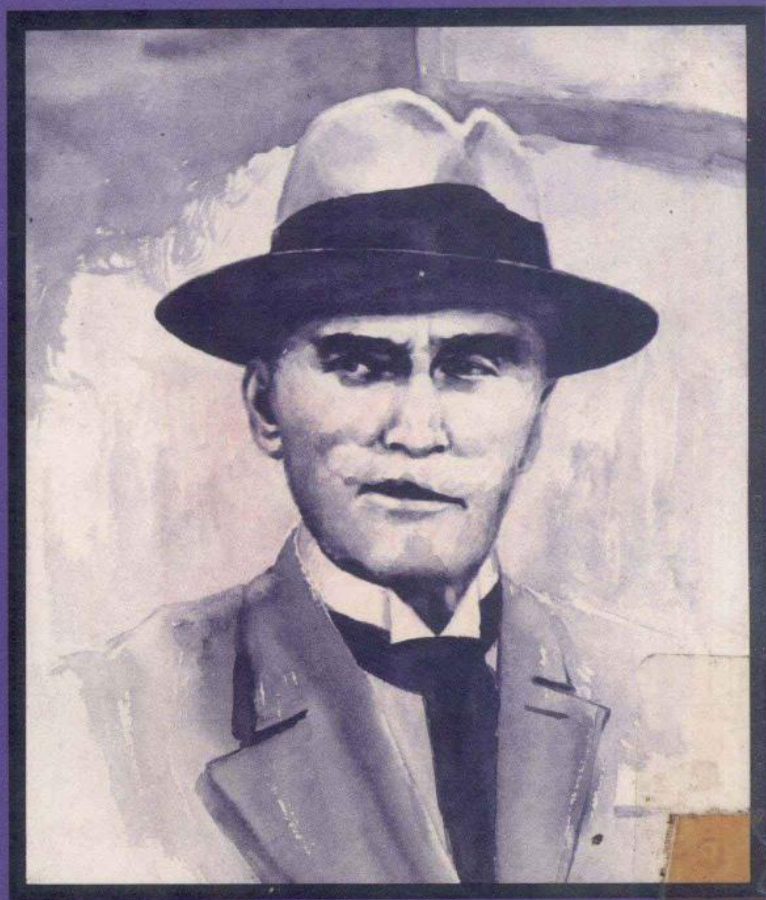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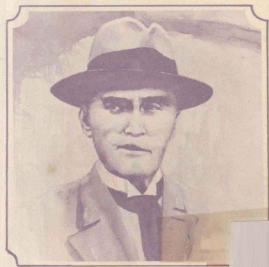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學全集 79

土地的成長

哈姆生 著 孟祥森 譯





世界文學全集

土地的成長

哈姆生 著
孟祥森 譯

遠景精選版

R79

土地的成長

世界文學全集 R^㉞

著者	哈	姆	生
譯者	孟	祥	森
發行人	沈	登	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	
	台北郵局36—575號信箱		
	郵撥：102221	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	
	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-2號		
	電話：711—7871		
門市部	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		
	電話：394—1960		
印刷所	其宗印刷廠		
	台北市環河南街二段112 ¹¹⁷		
定價	新台幣120元		
初版	中華民國70	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，却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

古人說，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蒲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爲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却，而大部份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、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爲遼闊的遠景。

飄泊的挪威天才

——哈姆生及其小說

• 張 恆 豪 •

在挪威的近代文學史上，較為國人所熟知的作家，除了有號稱「現代戲劇之父」的易卜生（Henrik Ibsen, 1828-1905）及榮獲一九〇三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奧尼·班生（Bjornstjerne Bjornson, 1832-1910）外，便是諾德·哈姆生（Knut Hamsun, 1859-1952）和約翰·波易爾（Johan Bojer, 1872-1959）了。

諾德·哈姆生是挪威的小說家，也是一九二〇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。一八五九年八月四日，生於挪威洛漠的一個農人家中。早年家境貧苦，跟隨着父親從事農作，僅受過鄉村的小學教育，但其志向遠大，希望將來能成為顯要的官員或是作家。在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，及一八八六年至一八八八年，兩度遠赴美國，欲以演講博得聲名，但因出身低微，未能如願。其間曾做過水手、木匠、修理工人、巡迴教師、新聞記者和芝加哥的電車司機，大多是出賣勞力的工作，在飽受生活的煎熬下，他的理想火燄漸告冷卻。工作之餘，哈姆生並事創作，屢遭到退稿，但極受班生的賞識，不久後，他轉道丹麥，寫了一本「現代美國的文化生活」（The Cultural Life of Modern America），以激烈且具說服力的筆調，對美國文明頗多責難。接着哈姆生取材於他

過去悲慘的生活經歷，完成了一都小說「飢餓」(Hunger)，但沒有人肯出版，在一八八八年，他就把「飢餓」最精彩的一章，改寫成「北歐人的信」，以化名Knut Pedersen，投寄給丹麥的一家雜誌社，不久便發表了。翌年全書問世，未料一舉成名，不僅轟動了斯干狄那維亞的讀書界，甚至瑞典的國王也賜予他年俸，從此踏入文藝界，受到世人的重視。

一九〇四年的前十年間，他致力於新浪漫主義小說，代表性作品有「牧羊神」(Pan)和「魏都麗姑娘」(Victoria)，尚寫了一些抒情詩和詩劇。爾後，便轉向諷刺和寫實小說，一九一七年所出版的「土地的成長」(Growth of the Soil)，是他最偉大的傑作，此時他已經五十八歲了，三年後(一九一〇年)，哈姆生終以此作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。Dagens Nyheter 這家瑞典大報，特別破例地評論道：「他是挪威文學宗師們的嫡嗣，足與易卜生及班生分庭抗禮」，真可謂推崇備至。

緣於年輕時期的飄泊艱苦經歷，哈姆生的個性獨立堅強，對於人生社會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深刻的體認感。他痛斥英美的現代文明生活，轉而同情德國的納粹主義，但也因為曲解了尼采的種族思想，使得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哈姆生成了惡名昭彰的親德份子。在一次與二次的世界大戰，他都對德國懷有幻想，極力支持德國立場，一九四〇年當挪威被侵掠後，曾與德方勾結，因而在一九四七年，接受戰後審判，被控叛國罪，終以年邁獲赦。不久神智瀕臨瘋狂錯亂，進入奧斯陸的一家精神病院，在一九五〇年返回葛里姆斯丹附近的老家，兩年後(一九五二年)才逝去。

重要的作品，除前述外，尚有小說「時代之子」(Children of the Time)、「井邊的婦人」(The Women in the Fountain)、「流浪者」(Vagabond)、「秋天星空下」(Under

the Stars of Autumn) , 戲劇「國家之門」(The Gates of the Kingdom) 和詩集「野唱」(The Wild Choir) 等。

就文學而言，哈姆生早期的小說，頗受舊俄文學大師的影響，尤其是杜斯妥也夫斯基，而其筆調則步武瑞典大家斯特林堡。他不僅對人類苦難的靈魂，有深邃的發掘，而且在悲鬱沉黯的感照中，尚透露希望的光芒，洋溢出對卑微生靈的關愛和溫情。此外，正如北歐近代的文學傳統一般，具有深厚的寫實風格，奔放的浪漫情調，同時又不失精微的心理分析，且屢屢地閃爍出哲理性的吉光片羽。

「飢餓」可說是他第一都自傳性的小說。他用第一人稱敘述故事，以印象派手法處理現實題材，文筆樸拙細膩，人性的分析亦極其深刻獨到。描寫一個窮困的青年，飽受生活的鞭笞，但仍持有善良本性，雖然是飢腸轆轆，他仍當掉自己的背心，去接濟殘廢的老人。並且也不因個人的困頓，便隨波逐流，迎合時尚地去寫些媚俗的作品。他掙扎在飢餓的邊緣，橫遭世俗的奚落，而始終不放棄做人的尊嚴，不改變處事的信念，堅持着愛心和善心，去同情比自己更窘困的人，去伸援被命運之神所唾棄的族類。最後主人翁爲了維護做人的信念，看不慣女房東的小孩欺弄他們患有麻痺症的祖父，挺身向前去阻止，竟觸怒了女房東，落得無立錐之地，更爲了維護做人的尊嚴，擲還了女房東的半個金磅，受僱爲船員，離開了這個現實、勢利、敗德的城市。在此我們看到煮字者不能療飢的深沉悲哀，在悲哀中無不滲雜着溫暖的熱淚，從作者那生動而悲憫的語調，其所宣告的絕不是人的挫敗、人的潦倒，或是人的放逐，而是人對原則的固執、對道德的維護，以及對信仰的抉擇。哈姆生能以此作樹立起他在文壇上舉足輕重的地位，絕非倖致。

「牧羊神」，是一八九四年的作品，具有抒情詩的韻致，也充滿著明媚動人的北國寫景魅力。敘述大尉卡倫和漁家女艾娃的戀情，是那般的神奇、那般的驚心動魄。艾娃的熱情如火和冷若冰霜，同樣的撲朔迷離，令人不可思議。作者不僅刻劃得異常傳神鮮活，更將其雙面夏娃的複雜心理，予以無情的解剖，凸顯出她那獨特而又多樣的性格來。尤其在隨著爽朗清澈的北國景調，將戀愛男女的浪漫情調，深深融滙其中，自景物的變化，去顯現艾娃的若即若離，時愛時憎，襯托出他們悲歡離合的戀情生活，洵令人掩卷之餘，不勝低迴。本篇在藝術的造境上，更臻上乘，是哈姆生最膾炙人口的小說之一。

「魏都麗姑娘」，又名「愛的故事」，是一八九八年作品，與前篇同是哈姆生新浪漫主義時期的代表作。呈露了魏都麗姑娘對於約翰一往情深卻又蠟炬成灰的苦戀事跡。魏都麗雖深愛著約翰，卻奉父命，下嫁給華特，而華特竟在一次打獵中罹難，而約翰雖娶了甘萊萊，甘萊萊卻獨鍾於李吉夢……。這是個現實題材，也是齣具有普遍性的愛情悲劇。他們的悲劇不僅肇因於境遇的陰錯陽差，也歸結於個性的軟弱被動。作者似乎藉此在於追索男女間神秘的愛情本質，探討人性中可感而又不可解的情結。本篇雖以悲劇結尾，但在魏都麗的遺書中，仍閃爍著未來的希望之光，洋溢著對生命的呼喚、對光明的渴望，和對愛情的憧憬……，由此不難見出作者那濃烈的理想主義的色彩。

「土地的成長」，完成於一九一七年，是哈姆生嘔心瀝血之作，英譯名又作 *Markens Grøde*（泥土之賜）。這是一闕沉雄悲壯的大地和勞動的交響樂。揭露人與土地唇齒相依般的感情，傳述了人類奮鬥進取的不朽定律。小說係在演示一個貧窮農夫單獨前往北地拓荒的故事，他如

何赤手空拳，憑着信心和意志，披荆斬棘地使不毛的邊陲之地，蔚為嶄新的生命景觀，而礦工、商人、投機者又如何潮水般地競相湧至，爭逐於這大地舞台，新起的城市文明又如何腐化人心，使人性沉淪墮落，遠離自然，也遠離了幸福。從此作中，可以窺出哈姆生早期小說「飢餓」及「現代美國的文化生活」的影子，他不僅對現代都市文明充滿質難，並且對人性的偽善敗德亦多批判，其字裏行間，瀰漫着一股噴湧的、騷亂的、殷憂的力量。

哈姆生那蹙額凝思的背後，似乎在傾訴著：「在這曠原之中，人與自然的接觸是密切而直接的，只有脚踏在土地上，手摸著土地，才能感到土地的偉大的力量，才能給人們力量。人面對著自然，才能感到大自然的親切。最後勝利的還是屬於回到土地上來的人們。」

這篇小說在風格上，除了以聖經體的、詩體的語言描述，並且具有史詩般的規模，將人事的變遷史重疊在大地的生長史上，交溶合一，可說是時代的見證，也是歷史的預言。

「土地的成長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，被譯成二十五種不同的語言為世人所傳誦，真可謂名至實歸。當時諾貝爾委員會主席霍爾斯陶穆，曾說：「『土地的成長』這本書格調極高，構思清新無比。如果僅就藝術才華而論，沒有任何一位挪威作家能與哈姆生相提並論，他的心智雖然有點飄忽不定，可是卻異常細膩。從根本上說來，他隱涵着一股動盪不安的力量，絕非故諾貝爾先生所屬意的那種『熱切追求理想』的人。」引申言之，這位飄泊的挪威天才，與史賓格勒一樣，具有一雙敏銳的歷史巨眼，能透視出世紀末的頹廢和西方文明的沒落，在最沉黯的城市街頭，掌燈、深思，引照出人類未來光明的前景。

卷

一

I

在荒野的沼澤蜿蜒穿過，進入森林那長長的路——是誰最初把它走出來的呢？人，一個人類，最初到這裏來。那時，他面前沒有路。此後，某個獸類，沿着這沼澤與高沼地模糊的踪跡走過，使它們又深了一些；過後，某個拉普人①聞到了這足跡的氣味，在野地裏穿行的時候藉用這條小徑，尋找馴鹿。通過巨大的亞明寧山脉的這條路就是這樣踩出來的——一條沒有主人的公用小路；無主之地。

那人來了，向北走。背着一條麻袋，這一條麻袋，裝着乾糧和少數幾件工具。一個又壯又粗的人，鐵紅的鬍鬚，臉上手上有塊塊的小疤痕；舊傷的痕跡——勞動還是打鬥得來的？或許他坐過牢，現在想找地方躲起來；或者是個哲學家，找尋安寧。這樣或那樣吧。他來了；四周的鳥、獸都靜靜的；偶爾他發出一兩個聲音。「哎——嗯，嗯」——他就是這樣的自言自語。不論到哪裏，當那沼澤的荒野讓出較為明媚的一小塊地，當那森林之中透出一塊空地，他就放下麻袋，去找尋一番；然後他回來，又把麻袋扛到肩膀上，再跋涉前進。一天就這樣過去，靠日頭知道早晚；天黑了，他躺在石南草上，枕着胳膊。

① Lapp，也稱拉美蘭人；分佈在挪威、瑞典、芬蘭和蘇聯各國的北部。

休息了幾個鐘頭，他又要走了——「哎——嗯，嗯」，再向北走，靠日頭知道早晚；一頓大麥餅和羊乳酪，喝口溪水，繼續前進。這一天他也用在行路上，因為森林裏有很多地點需要探測。他找什麼？一個地方，一塊土地？或許，是從家宅來的一個移民；他警覺着，留意着；他常爬到小山頂，四周觀看。日頭又落下去了。

他沿着山谷的西側走；有樹林的地，雲杉和松木之間夾着葉子濃密的樹，地上是草。這樣好幾個鐘頭，幽光漸落，但他聽到了淙淙的水聲，就像活的東西那樣振奮了他的心。他爬上坡，在半暗中看着下面的山谷；彼端，是向南的天。他躺下休息。

清晨向他展現出一片草地和樹林。他走下去，是一片綠色的山坡；更下去，瞥見溪流，一隻兔子從這岸跳過那岸。一隻在窩邊的松鷄憤憤的叫着，突然從他腳下飛起，他又點了點頭：有禽有獸——好地點。石南，越桔和草莓覆蓋了地面；小麻類，還有七角星狀花的小鹿蹄草。他這裏那裏用鐵工具挖了挖，看着是好土壤，或泥煤，混合着腐木和千年的落葉。他點頭，說他找到了一個他住的和過活的地方。兩天的時間他向四周探測，每天傍晚回到山坡。夜裏他睡在松木堆做的床上；在一塊懸垂的岩石下面，躺在松木床上，他已經安適得像是在家了。

他最難的任務就是找到地點；這裏誰的也不是，只是他的。現在是工作來把他的時間佔得滿滿的了。他立刻動手，剝遠處一些樹林中樺樹的皮，樹汁一邊流着。他把樹皮壓了，晒乾了，集了一大堆之後，扛過好多哩路，到村子做建材賣。然後他再回山坡，帶着幾麻袋新的糧食和工具；麵粉、猪肉、菜鍋、鐵鍬——沿着路他回來了，一路上帶着所有這些東西。天生的負重者，森

林裏笨重的大笨船一般的人——噢，就像他喜歡他的營生，走長路，揹着沉重的東西；就像肩上没有重物就可憐，就沒有生命似的。

有一天，他回來不只肩上的馱負，還用皮帶牽着三隻山羊。他得意這幾隻羊，像牠們是長了犄角的牛，悉心的照顧。然後，第一個過路人經過，是個游牧的拉普人；看到山羊，他知道這是個來定居的人，就對他說話。

「你要在此地長住麼？」

「哎，」那人說。

「叫什麼？」

「艾薩克。你知不知道什麼地方有女的能來做幫手？」

「不知道。可是我可以碰到人就問問。」

「哎，好。說我這裏有牲口，沒人看管。」

那拉普人走了。艾薩克——是，他會爲他說一聲的。山坡上的男的不是逃犯；他說了自己的名字。逃犯？他會被人找到。只是個勞力的人，做重活的人。他開始爲山羊割冬天的飼料，清出一塊地，翻一塊田，挪開石頭，造石頭牆。到了秋天，他已給自已用草根土蓋了一間小房子，又結實，又暖和；暴風吹不壞，什麼也燒不了。這是一個家了：他可以進去，把門關起來，呆在裏面；他可以站在屋外的門口石板上，屋子的主人——如果有人經過會這樣說。小屋有兩間房；一頭他自己，另一頭給牲口。最邊邊，靠石牆，是草料堆。什麼都在這裏了。

又有兩個拉普人經過，爸爸和兒子。他們兩手拄在長手杖上休息，看到了山坡上的小屋和空曠地，聽到了山羊的鈴鐺聲。

「皇天啊，」拉普人說。「有個好人到這裏來住了。」拉普人用這樣的話說，是有點討好的意思。

「你知不知道附近有沒有女的可以來做幫手嗎？」艾薩克說，他想着的總是這一件事。

「女的來做幫手？不知道。但是我們見了人會說。」

「哎，那太好。我有個屋子，一點地，還有羊，就是沒有女的來幫忙。這麼說吧。」

噢，每次他揹着樹皮下村子，他都想找個女的來做幫手，但找不到。她們會看着他，寡婦、沒結過婚的或什麼的，可是都怕，不論是心裏想什麼。艾薩克弄不明白是爲什麼。弄不明白是爲什麼？誰要到荒山野地，跟最近的鄰居都有整整一天的距離的地方去給一個男人做幫手呢？再說那男人看着也不叫人喜歡，差得多；說話的時候又不是翻眼看天的男高音，却是粗硬的，有點像野獸。

好啦，你不得不想辦法自己過活了。

冬天，他做了一些大木槽，在村裏賣了，在雪地裏揹了一袋子一袋子的糧食和工具回來；揹這種重東西的時候是辛苦的日子。家裏有山羊，沒人照料；他不能出門太久。他怎麼做呢？用他的聰明；他是很有頭腦又很少用的人；他慢慢訓練它。他最早的辦法是在出門前把牠們放開，讓牠們在樹林裏的矮叢裏吃飽。但他找到了另一個辦法。他拿了一個很大的桶，掛在河邊，正好讓

每一次只有一滴水掉進去，要十四個鐘頭裝滿。滿到邊上的時候，重量正好；桶沉下去，拉了一根拴在草料堆的繩子；打開了一扇活板門，三捆飼料掉出來——山羊有得吃了。

這是他的辦法。

好想法；或許是高特送來的靈感。這人除了自己沒有幫手。這個裝置一直到深秋都能爲他效勞；接着初雪來了，然後是雨，又是雪，一直下一直下。他的裝置失靈了，木桶從空中填滿了，把活板門拉開得太早。他給它裝了個蓋子，暫時又一切進行順利；接着是冬天，水滴凍成了冰柱，永遠讓那裝置失靈了。

山羊只得學牠們主人——自助。

艱苦的時期——那人需要幫手，却沒有一個，可是他還是想出了辦法。他在家裏工作又工作；他給小屋子做了一個真玻璃窗，在他的生活裏便有了明亮奇妙的白天。用不着生火來看東西了；他可以坐在屋子裏，靠日光來做木槽。日子比以前更好，更明亮了……哎！

他不看書，但是他的思念總是跟神同在；那是自然的，是從單純與敬畏產生。天上的星辰，樹間的風，孤獨與遍佈的雪，土地的力量，土地上方的力量，一天有許多次在他心裏充滿深深的渴求。他是個罪人，敬畏高特；星期日他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，是出於對聖日的尊敬，但還是和平常一樣辛勤的工作。

春天來了；他在自己那塊田裏耕作，種了馬鈴薯。他的家畜繁殖了；兩隻母山羊各生了兩隻小羊羔，一共是七隻了。他給牠們做了大一點的棚子，準備繁殖更多的時候用的，而且也裝了兩

扇玻璃的格窗。哎，現在不論哪裏都比較明亮了。

最後幫手終於來了；是他需要的女人。她拐彎抹角走了很久，從這邊從那邊越過山坡，却不敢走近；到了黃昏她才下定決心走下來。這樣，她來了——一個大個子的、棕眼睛的、結實、粗壯的女人，有又好又沉實的手，粗獸皮的半統工作靴，就像她原先是個拉普人似的，肩上掛着小牛皮的袋子。不能說年輕了；說話有禮；有點近於三十。

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；但她對他打了招呼，急著說：「我要過山，經過這裏，只這樣。」

「候！」男人說。他幾乎聽不懂她在說什麼，因為她聲音含含混混的；再說，她臉又是轉開的。

「哎，」她說，「路好遠。」

「哎，就是，」男人說。「過山，妳說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做什麼？」

「我有人在那邊。」

「啊，那麼妳有你們的人在那邊？妳叫什麼？」

「英格。你呢？」

「艾薩克。」

「艾薩克？嗯。你自己一個住這裏，可能？」